

吴刚专栏 6

秋的怀念(下)

吴刚(新加坡)

红果果，几株晶莹的红珊瑚，更在一旁争艳；但见油光晰晰的碧叶，闪烁着万点红珠，那强烈的青红对比，简直是名家大胆的手笔！

无数不知名的黄叶，斜晖反射，遥望犹如蓬莱仙境中的金树；而寒的松柏，依旧是沉郁的青绿，而那青绿如水墨画般千变万化……

自然界巧妙的安排，那怕是穷尽思索，我也无法以笔墨形容其万一，唯有惊叹造物画技高明——眼前佳景，岂非如画？！

自古红颜多薄命，无知的草木岂也堪受世俗的悲哀？人人都赞秋叶娇媚，怎奈得北风妬忌，日夜摧残？一夜间，吹落几许败叶花残……数不尽的隔天，数不尽

的落叶……

林中，偏僻无人的小径是厚厚的一片焦黄。都市，热闹繁忙的路旁也是厚厚的一片焦黄……

汽车后追着一股狂风，焦叶乐得凌空飞舞，羡煞了脱掉翅膀的金钱蝶，林中也不寂寞：看寒冷的空气相互嬉逐，橡桦争着鼓掌，松柏哗啦哗啦，笑得嗓音沙哑；落叶贪玩，

竟把蓝天扮成麻面……

黄叶舞秋风！啊！那不是一首周璇的歌？我听过、我唱过，如今，我才看过……

高山上下雪啦！是寒流来得太快，还是气象台骗人哪？街上，洋娃娃们越来越像皮球，原来妈妈早已给他们的棉衫里多缝几层鹅绒；高傲的贵妇狗也穿起了和主人同样绣花

的棉襖，瞧着路旁长凳上坐个老太太，歪着干瘪的下巴在冷风中颤抖，肮脏的裙角还有几处小破洞，一阵轻视，一阵好笑，不觉得汪汪的骂了几声……

室内温度计水银线越降越低，清晨起身还发现自己鼻孔会像烟囱般的出气——是开暖气炉的时候了。冲一杯热腾腾的甜牛奶，披了件暖烘烘的羊毛衫，把脚伸到火炉旁，看着落叶纷飞的玻璃窗外，想象着再过不久后；当温度计降到零下时，雪花将代替落叶，到时，便舒舒服服地躲在这热窝中，看外头屋顶上铺着冰淇淋，孩子们堆雪人，少女们滑雪……啊！那该是美丽的冰冷世界！

哦！更有趣的是：如果眼前的热牛奶换上了冷开水，棉衣“暂时”当掉啦！房东又“没有空”来装暖气炉，或者就索性请你蹲在房外墙角下欣赏白雪，那，雪花还会可爱吗？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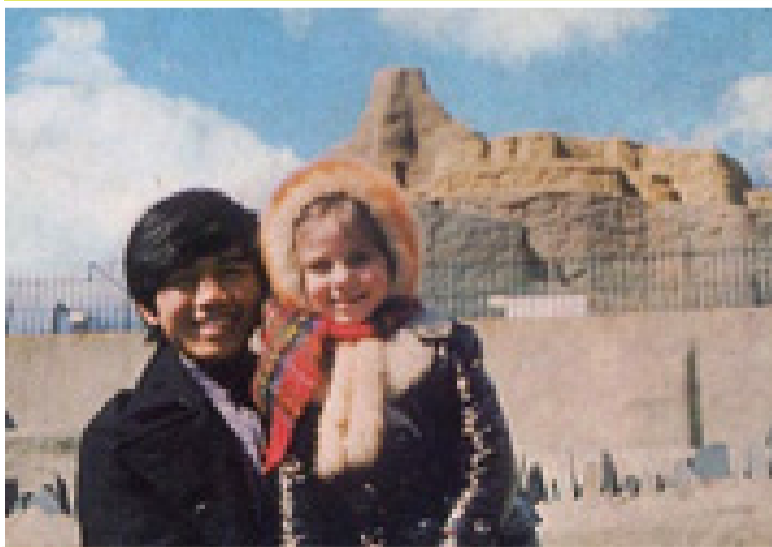
(完)



从学校课室往外看的一片秋景



枯枝落叶，秋的肃杀叫草木色彩变化多端



五十年前的小可爱，如今可好？